



姚梅伯的今樂考證

趙景深

鎮海姚梅伯的今樂考證是王國維曲錄以前五十年的中國劇曲的總記錄；其價值比王國維的曲錄早出五十年，但是也有一些獨到的地方，全般的看來，並不見得比曲錄好。此書現有北大影印本，原為故馬隅卿所藏。現在我且把今樂考證與曲錄比較一下。卷首宋劇的部分姑且撇開不談。

首先要說的是今樂考證卷一、二的元雜劇部分。這一部分不但不能勝過曲錄，並且比曲錄差。最大的弊病即在於不查元曲選的本身，而僅查元曲選前面的曲目；並且常有武斷的地方。其次即為遺漏。再其次即為抄錄劇名有誤。

106437
趙萬里跋文所舉元雜劇的作家人數和本數全都錯了。以他校輯宋金元詞的精細的成績來說，是不至於這樣大意的；大約這是由於倉猝寫作之故。自然，這也得怪王國維分卷不當。王氏把卷二的位置讓

給有作者姓名可舉的元雜劇，卻把元無名氏的雜劇混在卷三明清雜劇一起；王氏所錄元無名氏的雜劇共有二百六十七本（王氏誤書二百六十六本），這一部分被趙萬里歸到明清雜劇部分裏去，自然就顯得姚氏「所著錄的劇曲和作家的數量，比曲錄為多」了。茲校正如下：

計	今樂考證		曲錄	
	家數	本數	家數	本數
趙萬里的統計	八十三家	六百九十一本（內無名氏一百本）	六十五家	四百七十四本
我的統計	八十三家	七百二十九本（內無名氏一百四十九本）	八十五家	七百六十三本（內無名氏二百六十七本）

以所錄的劇曲而論，王氏比姚氏多二十四本；以作家的數量而論，王氏比姚氏多兩家；可見不是姚氏所錄比王氏為多，倒是王氏所錄比姚氏為多。

怎麼王氏會比姚氏多兩家呢？情形是這樣的，他們倆有八十一家是相同的，餘下的姚氏兩家是寧獻王和李時中，王氏的四家是楊景賢、李致遠、郝經和楊梓。王氏把寧獻王歸入明清雜劇，李時中併入三李與馬致遠合作的黃梁夢。寧獻王自以歸入明清雜劇為是。太和正音譜就是把

106438

丹邱先生（即寧獻王）歸入國朝（即明朝）的姚氏把楊景賢、郝經、李致遠都歸入明雜劇裏去了。楊梓這人名他根本不知道，所以把楊梓的豫讓吞炭和不伏老都認爲無名氏所作（卷二頁十二）。楊景賢與楊景言相近，郝經又與朱經相混，或可認爲明人，惟李致遠也認爲明人，卻從來不曾見過。在太和正音譜的古今羣英樂府格勢元一百八十七人條下，明書「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可見李致遠是元人無疑了。

下面是姚氏的幾點錯誤：

（一）漏列無名氏元曲五種 元曲選中有五種雜劇是不見各家曲目著錄的，即：陳州糶米、爭報恩、三虎下山、龐居士誤放來生債、謝金吾詐折清風府以及兩軍師隔江鬪智。我敢相信，姚氏編今樂考證時根本不會翻檢過元曲選及其百種目錄，只是將書前的五百餘種的曲目翻一翻罷了。最奇怪的是，同人的今樂府選裏卻又把这五種無名氏的雜劇都選了進去。無怪乎趙萬里要說他「草率將事」了。

（二）武斷二劇爲一劇 姚氏又常常喜歡自作聰明，硬把兩本不同的雜劇認爲一本。例如馬致遠的王祖師三度馬丹陽和馬丹陽三度任風子明明是兩本，他只看見馬丹陽三字，便當作一本；殊不知前一馬丹陽是被度者，後一馬丹陽是度者，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任風子現有傳本，其中登場人物，並無王祖師其人，更可證明這兩本是不一樣的。又如鄭廷玉的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和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兩本均有元曲選本，內容完全不同，此盡人皆知，姚氏也因「冤家債主」四字相同而認

爲二者相同，並且特別在看錢奴買冤家債主條下註道：「也是園目作看財奴買冤家債主，又一種崔府君斷冤家債主，豈當時有二本耶？或係誤分。」這真是太疏忽了。又如花李郎的莽張飛大鬧相府院和勘吉平明明是二本，姚氏也當作一本；姚氏在莽張飛大鬧相府院條下註云：「選目作勘吉平」不知勘吉平事見三國演義二十三回吉太醫下毒遭刑，其中並無張飛鬧相府之事，當然這二本也是不容混同的。又如武漢臣的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有元曲選本，姚氏竟在鄭瓊娥梅雪玉堂春條下註云：「一作玉壺春。」因此玉壺春不曾另列一條。即使我們不看元曲選，只看題目，也可以知道這完全是兩種戲劇；二者的女主角，一名李素蘭，一名鄭瓊娥，根本就是不同的。

（三）漏列元曲十餘種 姚氏所漏列者如下：王實甫的嬌紅記，原見錄鬼簿；白樸的李克用箭射雙雕，原見北詞廣正譜；高文秀的雙獻頭，武松大報讎，鄭光祖的鍾離春智勇定濟，均原見也是園書目；以上爲有姓名可考者。至無名氏所作，古名家雜劇本尚有幸上苑帝妃春遊、憶故人戴王訪雪；太和正音譜尚有硃砂記；也是園書目尚有五學士明講春秋、衆神仙慶賞蟠桃會等；雪蓑釣隱、青樓集尚有樊事真金篋刺目；錢塘丁氏善本書室尙藏有燕孫贖用智捉袁達。其他可疑者均未列入。

（四）抄錄劇名有誤 這一點關係較少，但也足見編者的不經心。例如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卿字誤作郎字；奴殺主因禍折福，禍字誤作福字；浣紗女抱石投江，紗字誤作花字；司馬昭復奪受禪臺，臺字誤作堂字；

這樣的例很多，不及備舉。

但姚氏也不是完全沒有可取的地方。他也有見到之處。例如他把王實甫的西廂記歸入雜劇類，不歸入傳奇類，實較王國維曲錄爲安。他疑心生金閣與提頭鬼是一劇二名，也是不錯的。例如生金閣第二折末云：「提着頭跳過牆去了。」第三折末云：「魂子做提頭上。……魂子云，「我是沒頭鬼。」」可以爲證。

二

現在接着再考察今樂考證證明清雜劇的部分。以之與曲錄相較，明代部分並不比曲錄好多少；清代部分，卻比曲錄好得多了。本來，曲錄的清雜劇部分也編得太馬虎，一共只有三十家，八十五種，遺漏之多，是全書中所少見的。

趙萬里的比較統計仍舊是靠不住的，特再校正如下：

今樂考證		曲錄	
趙萬里的統計	一百十七家	四百五十九家	(內無名氏八本)
計	三百五十二本	四百五十九本	(內無名氏二百六十六本)
我的統計	一百十五家	八十一家	(內無名氏十四本)
	三百九十一本		(內無名氏十六本)

上面我的統計部分，再細分一下，可得下表：

今樂考證		曲錄	
明雜劇	四十五家	五十一家	一百六十一本
清雜劇	七十家	三十家	八十五本

明雜劇的部分，曲錄並不比今樂考證多；因爲今樂考證將一部分移入清雜劇部分裏去了。

怎麼我的統計，今樂考證比趙萬里的少兩家，無名氏多八本呢？這是由於趙萬里只看卷四第十五、六頁，有無名氏八種字樣，便以爲無名氏只有八種了。殊不知卷四第十三頁，還有「無名氏三幻集三種」和「無名氏五種」，一共是無名氏十六種，因與有名氏的相混在一起，所以趙萬里匆忙之間，把這兩條也當作兩家；這樣一來，他的統計比我多兩家，我自然就少兩家了。

關於曲錄的統計，相差尤遠。照趙萬里算來，明清雜劇只有四十家；而照我的統計，即就明雜劇而論，已有五十一家，比他的全部統計還多十一家；再加上清雜劇來算，則曲錄的明清雜劇部分實有八十一家。所以致此，還是由於王國維把元無名氏雜劇附於明雜劇後面，太無道理，以致趙萬里不會細察，以爲無名氏後面不會再有「有名氏」了。至於趙萬里所舉的曲錄的無名氏二百六十六本，自然就是前面我已說過的元無名氏的雜劇，不應算作明清的雜劇。

明雜劇的部分，二者相較，今樂考證所失收的不過是許潮的蘭亭會、凌初成的顛倒姻緣、來集之的挑燈劇、碧紗籠和女紅紗、湛然的曲江春以及高漫卿的櫻桃夢和靈寶刀。嚴格的說來，今樂考證所失收的只有來集之的三種。許潮的蘭亭會，曾題楊慎編，同時黃文暘曲海目，也題楊慎編；所以姚氏在今樂考證中，把許潮八種中的蘭亭會刪去，可說

106440 是有意這樣做的。凌初成的顛倒姻緣與顛倒鴛鴦近似，正與元關漢卿

姻緣簿即鴛鴦簿的情形相同。湛然的曲江春又與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遊春近似。櫻桃夢與靈寶刀則是陳與郊的傳奇，王氏把作者和體製都弄錯了。我猜想這幾種都是姚氏明知故刪的。所以我說，姚氏所失收的，只有來氏的三種。其餘如孫源文、陸世廉、茅維、黃方儒、葉小統以及來集的秋風三疊，姚氏都歸到清雜劇部分裏去了。

曲錄所失收的明雜劇也不算多，祇有馮惟敏的僧尼共犯、李日華的園林午夢和皮匠參禪、黃方胤的督妓以及干驥德的救友雙鬢、招魂離魂。馮惟敏的僧尼共犯第一折見存同人的海浮山堂詞稿卷三擊節餘音中，惟無說白，作者是把這一折獨立起來，當作散曲看待了。王驥德的四種見於他自己的曲律的敘述。今樂考證把男王后的作者秦樓外史當作王伯良的別名，這一點是勝過曲錄的。從上面所說看來，可見明雜劇的部分，今樂考證與曲錄是沒有多少異同的。

至於清雜劇的部分，二者相較，今樂考證顯然比曲錄強得多。姚氏失收的很少，不過是鄒兌金的空堂話、王夫之的龍舟會、龍變的芙蓉城、張國壽的章臺柳、韋蘇州和申包胥、黃兆森的裴航、遇仙和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嵇永仁的揚州夢以及洪昇的四嬋娟、揚州夢實為傳奇，姚氏不收，甚是。曲錄中有林於闈主人的義犬記、淮陰侯、中山狼、蔡文姬四種，姚氏疑悉為明人雜劇，甚有見地。如義犬記、蔡文姬為陳與郊作，中山狼為康海作，與我的猜想不謀而合。惟淮陰侯的出處不明。曲錄所不知道

姓名的，有六種均經姚氏在五十年前考出，即蓬島瓊瑤和花木題名均為田民所作；王維即鬱輪袍，裴航即藍橋驛，杜牧即夢揚州，飲中八仙即飲中仙，合稱四才子劇，均黃兆森作。（此外則鄭振鐸證明萬家春、萬古情和豆棚閒話的作者是范希哲）

至於王氏所失收的，那可就多了，計有黃九煙的試官述懷和惜花報（黃氏似以列入明代為妥），李天根的紫金鑽、白頭花燭和顛倒鴛鴦、丁澎的演騷、鄒式金的風流塚、鄭瑜的鸚鵡洲、吳雪舫的赤豆軍和美人丹、吳秉鈞的電目書、蔣士銓的采樵圖、采石磯、第二碑、康衢樂、長生錄和昇平瑞、裘璉的昆明池、集翠裘、鑑湖隱和旗亭館、南山逸史的京兆眉和翠細絲、劉暉的議大禮、擊壤民的萬壽圖、王夢樓的迎鑾新曲九種，柳山居士的太平樂事九種，花韻庵（真姓名為石韞玉，姚氏未及詳考）的花間九奏九種，青霞寓客的北孝烈，惜春主人的魚水夢、徐燾的寫心劇、楊潮觀的吟風閣三十二種，王曇的玉鈎洞天、萬家緣、歸農樂、澆蕭皇后、十香傳以及魚龍鬩、小弁山人的列子御風、春鷗漫叟的青溪笑、雪樵居士的牡蠣園、鷗波亭長的夢花因、林奕構的奔月和畫蓋、嚴問樵的紅樓新曲、同心言、奇花鑑、吞氈報、雙煙記以及孟蘭夢、單湘湖的四時春、王彥卿的艷禪、何芷香的梨花夢、吳蘋香的飲酒讀騷、方外畸人的相思鏡、呂叔訥的康衢新樂府十種，梁廷枏的圓香夢和江梅夢，無名氏的香山宦跡、天寶燈遊、盤絲洞、快樂吟、紅玉簪、鬪嬋娟、梅妃怨以及靈泉介社。

現在繼續考察今樂考證明及其以前的傳奇部分。以之與曲錄相較，也不比曲錄好。曲錄所引用的傳奇彙考，姚氏不曾用過，所以姚氏遺漏了不少的曲目不會寫進去。

但宋元戲文部分，曲錄僅據沈璟的南九宮譜，今樂考證卻引用徐渭南詞敘錄和沈自晉的南詞新譜，著錄比曲錄多了三十種左右。雖然姚氏不會引到永樂大典戲文目，鈕少雅九宮正始，宦門子弟所詠傳奇名，刷子序等所詠傳奇名等等，但當時姚氏能有如此成績，已經比王氏好得多了。

此外，姚氏還有幾點值得特起的：

一、曲考和曲目一向以爲鸚鵡洲、櫻桃夢、靈寶刀以及麒麟圖乃任誕先或高漫卿作，姚氏竟能在八十年前選斷爲陳與郊作，可謂極有識見。

二、高奕新傳奇品和黃文暘曲海目一向以爲著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以及一種情乃沈璟作，姚氏則據南詞新譜斷爲沈自晉作，也極有識見。

三、我相信姚氏是看過太霞新奏的。他能夠在史槃條下比曲錄多出鷓鴣、櫻桃、雙鴛、擊甌、瓊花、青蟬、雙梅、檀扇、梵書等記，是由於看過太霞新奏卷一頁二八，他能夠在呂天成條下比曲錄多出神女、金盒、戒珠、三

星、雙棲、四相、四元、二姪、神劍等記，則是由於看過太霞新奏卷五頁一七，此外還看過王驥德的曲律。

四、六十種曲中有數種，王氏不知作者，姚氏則知之，姚氏指出東郭記乃孫仁孺作，琴心記乃孫禹錫作（應作梅錫），都是值得特提一筆的。

以上四點，都是姚氏勝過王氏的地方，尤其是前二點，竟與七十年後的青木正兒的意見（支那近世戲曲史）不謀而合，真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了。

姚氏所失收的大部分是傳奇彙考上的劇目，如姚子翼四本、謝廷諒一本、王權三本、李素甫五本、吳千頃一本、朱寄林三本、許炎南二本、鄒玉卿二本、王紫濤二本、王鳴九一本、陸世廉一本、王翔一本、湯子垂一本、程麗先二本、程子偉一本、劉藍生二本、陳曉江一本、李九標一本、李雨商一本以及周公魯一本：一共是三十六本。此外是徐時勉的五福記、鄭若庸的五福記、顧大典的風教編（實爲雜劇四種）、余聿雲的賜環記、吳大震的練囊記、趙於禮的畫鴛記以及徐復祚的一文錢（也是雜劇）、秋堂和尚的雁鈴甲。這八種大半也是見於傳奇彙考的。

王氏所失收的是孟稱舜的貞文記和嬌紅記、更生氏的雙紅記、無心子的千祥記、葉良表的管鮑分金記、魏浣初的八里誅妖寶劍記、王澹翁的雙合、金桃、紫袍、蘭佩諸記、王爐峯的題紅記、王百穀的全德記、徐元暉的青雀舫、沈蘇門的一合相和丹晶墮、磊道人、癩先生所合作的撮盒

園、阮大鍼的獅子賺、遺民外史的虎口餘生、史槃九種、呂天成九種以及無名氏的綈袍記和春桃記。

最後還要提一提趙萬里的表，仍舊是對照：

今		樂		考		證		曲		錄	
趙萬里的統計	一百十六	三百零	本	(內無名)	四十八家	二百九十八本	(內無名)	六百零	本	(內無名)	二百二十本
我的統計	一百十六	三百零	本	(內無名)	六家	一百三十	名	六百零	本	(內無名)	二百二十本

趙萬里這一次的統計，今樂考證不會錯，曲錄仍舊錯得太遠。無名氏的去取標準也不一；實際上姚氏還有宋元戲文等無名氏一百四十六本，趙萬里都不會計算在內；但王氏的宋元戲文等六十三種卻又算在裏面。我為劃一體例起見，自江流記、東牆記以下的戲文六十三種我都不會計算在統計表裏面。

四

最後要說的是清代的傳奇。姚氏寫今樂考證比王氏寫曲錄早五十年，所以道咸年間的傳奇，姚氏看到的較多，因為當時仍有流傳之故；五十年後，許多作品受了時間的淘汰，以致湮沒不彰，所以王氏所知的關於五十年前的這一階段，便不及姚氏了。但王氏搜錄曲目，不僅採用曲目之書，也兼用傳奇彙考、九宮大成譜等，所以無名氏的作品，較姚氏為完備。二人各有所長，未便優劣。

總覽姚氏清代傳奇所錄，優點有二：

一、明辨雜劇與傳奇之別。唐英所作古柏堂傳奇，實為雜劇。王氏泥於傳奇之名，把古柏堂傳奇列入傳奇類中，而於每種曲名之下，又註明一齣、二齣至四齣。姚氏所錄唐英雜劇不多，僅轉天心、蘆花絮、虞兮夢（以上二種王註四齣）、長生殿補闕（王註二齣）以及笳騷五種，大約是不错的。惟姚氏亦有微失，他把唐英的英雄報當作傳奇，實僅一齣，也只能稱作雜劇。又舒位的瓶笙館修簫譜，今有杭州浙江圖書館本，極易得，其中的博望乘槎、樊姬擁髻、卓女當爐以及酉陽修月四種都是雜劇。王氏認作傳奇，姚氏認作雜劇，也是姚氏勝於王氏之處。姚氏將黃憲清的凌波影歸入雜劇，也勝過王氏，但他忘了把鴛鴦鏡也歸入雜劇。毛西河二種，姚氏列入雜劇，也比王氏列入傳奇為適當。

二、考出一部分傳奇的作者姓名。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中所載清代無名氏傳奇二百餘種，其中一部分作者姓名已被姚氏考出，計有：周書的魚水緣、洞口漁郎的藍橋驛、張堅的夢中緣、黃振的石榴記、野航居士的化人遊、王杓的簫邊樓、范希哲的十錯記和補天記、夏秉衡的八寶箱、胡士瞻的後一棒雪、葉稚斐的英雄概和開口笑、薛旦的八種（後西廂、飛熊兆、賜繡旗、齊天樂、玉麟符、粉紅蘭、喜聯登以及狀元旗）、獨逸散人的鴛鴦幻、沈瑤琴的春富貴等等。又精忠旗乃明馮夢龍改李梅實所作，麒麟圖乃明陳與郊所作，鸞鏡記乃無名氏所作，姚氏均刪去。復次，平妖傳和禪真逸史是小說，藍關道曲（原註：皆耍孩兒小調）和山堂詞餘都不是戲曲，姚氏也都刪去。這些處置都是很適當的。

姚氏所失收的是張照等的七種、慎郡王的揚州夢、袁于令的玉符記、查繼佐的鳴鴻度、薛旦的九龍池、續情燈、長生桃和一霄秦、李玉的一品爵、朱佐朝的朝陽鳳、朱素臣的通天臺和大吉慶、周坦的後西國和陽明洞、張大復的小春秋、天有眼、發琅、龍飛報、吉祥兆以及癡情譜、唐、字昭的桃花笑、徐善的珊瑚鞭、吳綺的四種、汪楫的補天石、廬山的芙蓉樓、王抃的浩氣吟、石子斐的三種、沈樹人的麗鳥媒、毛鍾紳的澄海樓、王維新的夜光球、沈名蓀的鳳鸞儔、石龐的因緣夢、姚子懿的後尋親、謝宗錫的玉樓春、顧元標的情夢俠、王聖徵的藍關度、袁聲的領頭書、沈沫的芳情院、陸暉等的遺愛集、胡介社的廣陵仙、吳士科的紅蓮案、李蔭桂的小河洲、周起的馮驩市義、洪昇的迴龍院、錦繡圖、節孝坊、舞霓裳以及沈香亭、顧彩的二種、唐英的清忠譜、雙釘案、巧換緣、三元報、梅龍鎮、麵缸笑、女彈詞以及十字坡、方成培的雙泉記、舒位的人面桃花、周若霖的二種、陳娘的五種、黃憲清的脊令原和居官鑑、張雲驥的芙蓉碼、楊恩壽的六種、曾茶村的蕙蘭芳、周文泉的八種、顧覺宇的織錦記等等。其中有幾種是姚氏故意刪去的，例如朱佐朝的清風寨已見於史集之邱園的一合相已見於明沈蘇門，朱素臣的翡翠園和張大復的紫瓊瑤已見於薛旦，白雪道人的醉鄉記已見於孫仁孺，歸莊的萬古愁是散曲，這些全都刪去，都是對的。

王氏所失收的如下：查伊璜的梅花讖、宋鳴珂的杜陵春和羅浮夢、張蠡秋的青溪、三笑、湯貽汾的劍人緣、吳次叔的人天誥、程命三的還婦

篇、莊伯鴻的秣陵秋、萬澍的玉雙飛、洪昇的長虹橋、張九斌的雙虹碧、梁廷枏的了緣記、陸繼輅的洞庭緣和碧桃記、朱仲香的碧窗吟、張衢的芙蓉樓和玉節記、徐榆邨的鏡光緣、趙壘航的酬紅記、江義田的折桂傳、沈起鳳的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韜和桐桂緣、錢維喬（疑與錢澍川爲一人）的乞食緣和鸚鵡媒、仲振履的雙鴛祠、吳可亭的地行仙、吳梅岑的馬上緣、黃周星的人天樂、王曦的東海記、李凱的寒香亭、范梧的紅玉燕、蘇漢英的夢境記、裘璉的醉書箴和繡當爐、瞿韻的鶴歸來和雁門秋、左潢的蘭桂仙和桂花塔、謝堃的黃河遠、血梅記、繡帕記和十二金錢、意園的雙珠記、王渥的回心院、高宗元的續琵琶、雙增、玉簪和新增、南西廂、劉赤江的一片心、蔡潛莊的紫玉記、李蕊庵的蓋世雄、俞德滋的一團花、邱相卿的彩鸞錦、許見山的洛陽橋（與李玄玉所作同名）、彭劍南的香晚樓和影梅庵、黎簡的芙蓉亭、沈筠的千金壽、王墅的後牡丹亭、周聖懷的真西廂、陳莘衡的正西廂、石天外的後西廂、萬玉卿的醒石緣、毛季連的鬧揚州、李雲墟（疑與李天根爲一人）的紫金鑲、程枚的一斛珠、羅小隱的禱河冰、仲雲澗的紅樓夢、蔣秋崖的桃花夢、容美田的古城記、張新梅的百花夢、夏秉衡的詩中聖、許紹珣的萬壽圖、郎潛長的十大快、朱寄林的野狐禪、陳治徵的冰山記、裘叔度的砒癡石、吳又翁的換身榮、呂藥庵的回頭寶、狀元符、雙猿幻和寶研緣、呂守齋的金馬門、靜庵的續還魂、容鷗漫叟的聯珠記、夢瓊圓、金帶圍以及渡花緣、藻香子的不丈夫、喬軒道人的宮鼻記、休居士的鳳棲亭、蒙春園主的立命說、主弧者

106444

的留生氣、衝樓老婦的醒蒲團、西冷長的美蓉影、種花農的名花譜、紫陽道人的西湖扇、迦笑人的幻影圖、靈阜軒的節義譜、芙蓉山樵的合浦珠、文連閣主的癡情種、癡野詞愁的酣情盼、錦窩老人的昇仙傳、種香生的井中天、有情癡的花蓼樓、竹中人的四大記、第二狂的三報恩、又盧居士的醋菩提、蕉窗居士的棲雲石、看雲主人的晉春秋、擁書主人的後七子、百卉亭、臞道人的布袋錦、青城山樵的玉門關、湖上逸人的雙奇會、抱影子的合家歡、長嘯山人的試劍記、紫虹道人的百花舫、衡溪老人的才星現、半隱主人的遊子鑑、餘不鄉後人的海烈婦以及且陽道人的小蓬萊全節義。

王氏所用傳奇彙考九十五本、九宮大成譜四十一本、南詞定律二十八本以及其他十本、合共無名氏傳奇一百七十四本、均為姚氏所未收。惟王氏失考者甚多，其中有作者姓名可考出者，如摘櫻會乃筆花主人所作，續情燈乃薛旦所作，鴛鴦繡乃明海來道人所作，二奇緣乃許恆所作，八黑劍丹記疑即明魏浣初的八里誅妖寶劍記，易鞋記乃明陸采所作，沒名花乃吳名翰所作，丹晶瑩乃明沈蘇門所作，虎口餘生乃遺民外史所作，風流院乃朱京樊或不可解人所作，全德記乃明王百穀所作。他如何推官、木棉庵、柳永傳奇、蘇小卿、鬼法師、史弘肇、崔懷寶等則均為元人傳奇。

趙萬里的統計仍改正如下：

我的統計	今樂考證		曲錄	
	家數	名氏	家數	名氏
趙萬里的統計	一百九十	七百二十二本(內無名氏二百五十本)	五十五家	七百四十本(內無名氏三百七十八本)
我的統計	六家	一百九十名氏(二百六十本(內無名氏二百五十本))	七家	一百二十名氏(八百零九本(內無名氏三百七十二本))

我的統計也不一定精密，但曲錄所錄元雜劇、明清雜劇、明及明以前傳奇以及清傳奇都在八十家以上，而趙萬里的統計則均不過五六十家左右，未免相差太遠。

趙萬里今樂考證跋中又云：「今樂考證不過是今樂府選未完成以前的初步統計工作。」按，今樂府選細目見鄭振鐸的狗彘集，以之與今樂考證相較，使我認為趙萬里的話不大可靠。今樂考證決不會成於今樂府選以前，倒是成於今樂府選以後的，倘若鄭氏所錄今樂府選細目是定本的話，至少，今樂府選的細目是成於今樂考證以前的。為什麼呢？因為大部分今樂府選中的錯誤，今樂考證中都改正了。今樂府選中如王實甫西廂和吳昌齡西遊誤入院本，望湖亭和翠屏山誤為沈璟作，陳與郊等誤入清代，滿牀笏等五種誤為李漁作，議大禮誤入院本，桂花塔誤為古塘樵子作，像這些錯誤，今樂考證都用精密的考證改正過了。決沒有在精密考證以後，再相信不加深考的說素的，也就是說，決沒有糾正錯誤以後，仍舊改回來，讓牠再錯誤下去的。所以我說今樂考證成於今樂府選的細目以後。

綜觀今樂考證與曲錄，可說是互有得失。今樂考證最大的貢獻是清代與姚氏同時諸人雜劇和傳奇目錄的提供，這兩部分不僅為曲錄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審定 新生活掛圖

軍事化標語	十四幅
生產化標語	十三幅
藝術化標語	七幅
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 簡單表解	一幅
勞動服務簡單表解	一幅

本圖曾經新生活促進總會審定，「認為設計妥善，印刷精美，適於新運之用。」並經總會通告各地新運會查照，轉知各學校機關團體一體採用，敝館特將本圖自六月一日起發售特價三個月，聊盡贊助推行新運之微意。

道林紙五彩精印
甲種 每套定價九角
特價六角五分
(國內郵費五分)
乙種 每套定價三角
特價二角五分
(國內郵費二分半)
八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印行

*D144(h)-25:6

所未收，即最近搜藏戲劇最富的學者恐怕也不盡知道。其他均不十分重要。作者的考訂，大部分後人也能辦到；不過姚氏在八十年前有如許卓見，足可佩服而已；對於整個曲目的新知是沒有什麼補益的。宋元戲文的詳搜也不及近人鄭振鐸、錢南揚、青木正兒、宗志黃諸人之勤，不過比曲錄好些罷了。元曲部分是最糟的。

曲錄所收元明雜劇傳奇，因均為過去的時代的統計，所以與今樂考證相差不遠。惟清傳奇部分，王國維出世較遲，得能看見傳奇彙考，（有民國三年古今書室石印本，曲錄作於宣統元年，王氏所見的是稿本，詳見他的曲錄卷六的提要。）所以王氏所錄較多。清雜劇的部分是最不盡力的，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就比他好得多。

本文所論，止於是比勘今樂考證和曲錄的優劣。至於牠們本身的遺漏和錯誤，均未論及；倘若連這也談到，那就等於「用整個力量將曲錄重新加以修正」了。例如，元曲部分，據永樂大典所錄，尚有無名氏的借布衫、十詠水仙子（似為散曲）、小二哥大鬧查子店、滕王閣、愚鼓惜氣勸世道情（似為散曲）等均未見著錄，可補；（詳見趙萬里的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刊北平圖書館月刊二卷三、四期合刊。）又民國十七年的曲海總目提要出於曲錄之後，當亦有可補的劇名。這些都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我所做的工作，只於是接受了趙萬里的指示，以今樂考證「與曲錄逐篇逐段比較一下」而已。

一九三六、六、八。